

诗与画



《秋风染醉野人家》(国画)

作者 宋庆军

恍若仙境

□金玉明

重峦叠嶂里层林尽染
山水便灵动起来
活在传奇中

有雾生玄
因为朦胧才令人遐想
溪涧是跳跃的
从一个山谷
跌入另一个山头

所有怒放都应了季节
清风邀月
而日暑转瞬
那些若隐若现的
请你
不要点破

身临其境
需要耐得住寂寞

寒蛩哀号
或者
鸟儿聒噪的
决不是你要的真实

我却不可理喻地
在你苦心营造的意境里
归隐
你种东篱的梅兰竹菊

我吟着平仄对仗
彼此
相得益彰

我们
有着风骨道人的境界
恩怨已了
卑微不再
风起也不生凌乱

深陷爱
选择执迷不悟

遂昌故事

□殷秀红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远方”喜欢听歌的人,不会忘记这首经典老歌《橄榄树》,那是三毛的作品。今天,我们来遂昌已是三天,快接近尾声,顾总安排我们参观绿泉橄榄油生产基地。进得企业,成片的橄榄树扑面而来,一股淡淡的清香,我仿佛已闻到了橄榄油淋上佳肴的情景。

惊喜还在后头,顾总知道我们几个人喜欢人文历史,特地安排我们几人赴独山古寨探幽,我当然不能错过。

独山古寨的村东由文笔峰、石梯峰环抱,村西天马山又孤峙江边,村名“独山”由此得名。这里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亩”典型山区。汤显祖《赤壁望浦城》诗云:栖灵岩下碧泉分,石户天窗时出云。夜踏仙梯满霞气,海光初照武夷君。古村历史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南宋孝宗年间,南宋尚书左丞叶梦得的曾孙叶峦迁居于此,遂繁衍发展成村。

人的蹊跷是说不明白的,你看看,同样是一条河,同样是一个池,也是同样的行为,说法就大不一样,比如游泳,我们乡下的孩子管它叫浴身,城里的孩子却管它叫游泳。而且就是同一个人,住在乡下时也唤浴身,到了城里也改口叫游泳了,其实都是一样的事情,都是脱了衣衫到水里去。是否因为地理位置由乡村到了城区,是否因为水流由自然的河里到了人造的池里,我们不得知。那个时候是否规定到河里只能是浴身,到池里必须是游泳。我看不是。我在城里去游泳时,开口说的也不叫浴身了,因为我身边的人没有一个叫浴身的。他们都很优雅而且自豪的告诉同伴,今天我游泳了。我后来想了想,觉得说浴身相对于说游泳,确实比较土气,比较俗气,听上去动作比较野蛮,另外因有“身”字的现世,动身了,过于直接,看上去还有点小小的色味。尽管如此,我从小的时候开始,凡是扑通到河里去的行为,不管是洗澡,不管是摸鱼,也不管是打水仗,还是去游泳的,统统都是说我们现在去浴身了。

乡下孩子如何学会浴身,回忆起来还真的说不上一二三的,大体的想法是我们自己学会的。所以,现在一听到学游泳得找个游泳的教练教,找个热诚的教练陪,我是觉得有点小题大做的。我暗想这个事是现代人的矫情“作”出来的,人不是猪,他最大的能耐是样样都会自己实践中学会的。游泳也如此。当年的我,和我的小伙伴的浴身,父母从来没有正式教过,我们也没有正式学过。天热了,下河了,我们首先必须得到父母的许可,这是面子上的事情,我们要给父母脸面的,给好给足以

现不足千人的焦滩乡独山小村,他们的祖先推崇耕读有福。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村上出了一名“叶以蕃”进士,考中第二甲第十九名,村上的最好成绩,为积淀文化底蕴打下基础。

晨起出门,飘下了几许细雨。烟雨朦胧,彼岸青烟袅袅。独山村素有明代一条街的美誉。果不虚名,满目是石头。大家踩的是卵石路,见的是卵石墙,走的是古道天梯。我已不分清自己,恍如穿越在远古的年代。

远远就见一村妇,坐在小矮凳上,正用力地敲打着毛竹,不知用来编织什么。又见一老妪,驼着背,提着一把水壶汲水到一间老屋,身边跟着一只老母鸡,门口端坐着一只“英俊”黄狗把守家门。看来老妪是位留守老太。寂静的山村,只有二三人走过,二三条小狗嬉戏。

它们围在一座石牌坊旁打转。我抬头一看,牌坊上刻有:“淳膺天宠”四字。寓意叶以蕃去世

后,家族仍受天子龙恩。

叶氏是大姓,有60户人家,约占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在村中有叶氏宗祠,始建于明代早期。三进三开间,解放后曾用作小学和生产队仓库。门前有两只石狮子,是明代的遗物。说起石狮子,还有一个民间故事。

村长张书记为我们娓娓道来。说有一个卖碗的外乡人,路过这里,听得锣鼓震天,原来叶氏宗祠的戏台在演戏。他也想凑热闹挤进去,无奈人头攒动,没有一点缝隙。突然,他眼前一亮,看到祠堂门口有两只石狮子。灵机一动,他站到了石狮子头上,这样好笃笃定定过把戏瘾。哪知他刚一站,就被当地的村民发现了,说他这是对石狮子的大不逆,触犯众怒,骂他下来。

古时候,祠堂前的石狮子可非同一般。据说它可以驱魔辟邪,预卜洪灾、彰显权贵,故村民对它特别看重。

卖碗人想,既然今天得罪了村民,下来不就得了。得,没这么简单。村民商议让他去山涧淘水洗石狮子,直到他们认为满意为止。这可折煞路人,手里没有工

具,怎么办才好?

还好,有一位好心人,借给他一只瓢和一只木桶,路人对他感激涕零。至此,每天往返于山涧小路汲水洗狮,一尘不染,才算放过了路人。

让村民也万万没想到是,路人也有发达的一天。当年的卖碗人,重又回到了村中。一到,大开杀戒,把刁难他的村民全部杀掉,只留下几个对他有恩的人,包括借他汲水工具的恩人,供奉他们过上了好日子。故事听着有些凄惨,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罢了。

“瀑布三千丈,松青四十围。菟萋沾水滴,白鹭伏清溪。明月山林远,细风水荡矶。与其观雁字,宁可听鹃啼”这首五律,是我最近读到《遂昌风光》诗句。我们奔遂昌而来,与她在岁末有一个约会,倘佯于山林之间流连。烟雨的经轮,承载了清风余音里的徘徊。

走在林荫大道,红的、黄的树叶纷纷扬扬洒落,在空中随风飞舞,像一群蝴蝶一样般飘落。那落叶有着夕阳般的金色,仿佛夕阳的余辉,染红了整个山林。

是呀,勤劳、朴素、热诚的遂昌人民,他们吸取了天地精华,缤

纷的落叶就如他们一篇篇灿烂的篇章,一串串温婉灵动的诗行。成就一部部《蕉川史话》、《诗话遂昌》、《五行遂昌》等著作面世。

顾林军,他从小是一位种蘑菇长大的农村孩子,因生活的磨炼教会了他。让他一步步从江南小镇走来,走向更开阔的前方。一次偶遇,让他缘定遂昌,立足遂昌。为了他那份美丽的事业,他华丽转身。义无反顾地抓住机遇,挑起重担,用他那宽厚的肩膀扛起了一片天。他是生活的强者,时代的宠儿。

四年前,我第一次和纯美遂昌有了邂逅,也是偶遇。四年后的生日之际,一个轮回,不经意间又让我和她重逢,着实惊喜,不由让我驻足。恍惚间,心已为某些似曾相识的东西所吸引,时间仿佛就在这瞬间凝固。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深藏于心的记忆被层层剥开,来来去去的前尘往事,熙熙攘攘的过往云烟。生命真的会风过无印痕吗?此时,黑夜正转黎明。无风,心底却已涌动了无数波澜。遂昌,我们真的是前世有缘吗?

我们浴身去了

□高明昌

始喊一二三,意思是一起脱掉,我们都光着屁股了,两手还捂着小肚处。这个时候,大家看大家的屁股,有的光亮亮,有的嫩鲜鲜,有点墨墨黑,有的蜡蜡黄。到了水里,第一个动作就是拼命往水里走,拼命往河里埋,要让水漫到自己的腰部,这样下半身就看不见了。

第一次经历很快过去,大家都觉得很新鲜,很带劲。第二次脱裤就不那么稀罕了,大家开始不斯文了,到了河边上,开始互相剥短裤,我们那时穿的短裤都是蚂蝗带,一剥就落,短裤被剥光了,都是赤条条了,就应该下河了,可大家还要吵几下,追来追去,开始指着对方的小鸡鸡说像小螺丝,有时还比赛谁的小螺丝大?谁的小蛋蛋大?看上去小鸡鸡大一点的伙伴就觉得了不起,还嘲笑别人,说这是什么东西。全然忘记了今天的浴身事情。直到有人说,女孩子在看我们了!所有人一听到,像一群鸭子,惊魂似得快速往河里跑,在河里只留下一个头在水面。这个头转东转西,看看岸上是否真的有女孩,一看没有,大家开始了查哪一个人说的,没有人承认,但是必须有一个人承认,那个人是谁?是最小的那个,承认的那一个伙伴,下次浴身大家要剥他的裤子,而且剥时不可以反抗的,这是定规,没有人违反的。

其实,我们这些入浴身的时候,内心世界的想法与面子上面的表现是相反的,浴身学会了,我们首先请我们的父母来检查一下,这也是男孩子有无能耐的表现,这表现得有人评说才是。我记

得那天,我们还没有下河,河的两边就站满了我们的父母,那场景就叫大气。大人来河边看了,我们的兴致就特别高,我们就开始比赛,先是比谁游得快,比好了后,我们比谁的头埋在水里时间长,有时我们还要打水仗,打得对方呛水吃不消了,逃跑了;另一方才算胜利。在赚了大人眼球后,我们开始就不要父母来了,我们心里开始希望别人来了,是谁?嗨,我们希望女孩子来。后来大家决定,命令最小一个孩子不下河,待我们全部下河去了才去通知女孩子们来观看我们的浴身,女孩子真的一个也不会缺的。从他们的眼神里我们读懂了不浴身的女孩子心里也希望看看男孩子如何浴身的。他们来了,坐在河岸上,双眼下视河面,看我们如何在水里做道场。我们起劲得不得了,加了些我们父母看不到的活动,比如在水里倒立,还有比潜泳的距离长短等,看得女孩子们个个大笑,手掌心也拍红了。

一群男孩子的表现,其实是其中一个男孩给其中的一个女孩看的,一群女孩子的观看,其实是一个女孩欣赏其中一个男孩子的过程,这是个秘密,谁也没有说,大家的心里都清楚,都不需要有人专门教导的,与浴身一样,牵涉到了人的本能,到一定程度,都是可以无师自通的,有的不但通了不算,还创造性的发展了,谁也不知道,像我们这些小毛孩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要女孩子们出来观看的。后来想想,除了书本是老师教的以外,老师不教我们的我

们都会了,比如接吻,不但会,而且也接得满好的。后来,我们浴身去了,总有三三两两的女孩子偷偷的来到河边的,连招呼都不打。以防今后,我们就开始穿起了短裤,几个小的,不愿意穿,大的孩子就去抓他的小鸡鸡,小的孩子没有办法也穿了。过去我们不穿,可以比屁股大小与颜色,穿了短裤呢?你想象我们比什么?我们开始比谁的短裤漂亮,没有办法,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比划着要我们的父母给我们做最好看的短裤,至少颜色要鲜艳,后来当我们聚集一起的时候,花花绿绿屁股堆在一起,眼睛是有点眼花缭乱的,但是大家觉得这样好,好在什么?大家后来都知道了,因为我们穿的裤子跟女孩子们穿的裤子是一样的。

现在的我,虽然经常去乡下,目的是与父母碰个头,讲些话,也吃个饭;去了老宅,也顺便看了看曾经浴身过的大河小河,看见大量的河已经填掉了,变成了田变成了路,河是越来越少了,这也是发展使然,不诧异的。乡下的年轻人都去了城里,他们的子女浴身都不需要回到乡下的,所以留在乡下的都是老人了,这些长者,即使是最热的天,他们也不愿意去河里浴身,人老了,皮肤起皱了,样子不好看了。倒是少数因工作住在城里的老人现在一直去游泳馆游泳的,但是他们的游泳与我们当年的浴身目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玩耍,彻彻底底的玩耍,他们是真实的健身,健身是文明的、高尚的、时尚的,既然如此,到游泳馆的泳池里去扑通一下,或者扑通几下。现在看来,肯定叫游泳的好,这叫法与这些人的身份,与周围的环境很相宜。